

附

海龙战守事迹

王振科 整理

前 言

《海龙战守事迹》全书四册，共分六种。内涵宦乡志略、战时公牒、战后余言、群贤诗集、续群贤诗集、东堂诗草诸诗文结集。本书系为依凌阿清季战守海龙城的追怀之作，旨在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依凌阿，字立峰，汉军正黄旗人，世居奉天。以先世功，袭云骑尉。光绪二年入仕，于东北兴京、盛京、朝阳、海龙等地历官防御、佐领、协领、副都统诸职。甲午役曾入朝作战，戊戌岁调补海龙城总管。在任六载，剿抚义和团，镇压忠义军，资俄拒俄，且战且守，耀武修文，安戢一方，在清季东陲政坛上颇著政声，确属清廷之干将能臣。当然由于时代及阶级的限制，本书撰者自然以人民为敌，指农为叛，诬民为贼。今天我们理应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把溢美夸饰之词翻译过来，从本书的字里行间透视出本世纪之交东北人民声势赫赫的伟大斗争史诗，从中汲取忠义军、义和团以及拒俄运动的珍贵史料，乃至探究清末东北政局及海龙地方政情的一方史事。

本书所收诗集为当时文人叙事歌功之作，东堂诗草为依凌阿叔父遗稿，并时人序言，依凌阿主持付梓，可为史事之补。

本书清代宣统二年崔昱林署签，奉天惠工有限公司代印行世。全书杂乱无章，为突出史料价值，在整理时侧重史事陈述，删削诗词虚文，选辑写实之作，顺次重加编排。鉴于海龙府向属长白奥区，为以类相从计，本书殿于长白山区开发史稿。本稿由王振科先生整理，李弘光、周克让、李澍田诸位司编、校、勘审之责。

编 者
壬申岁暮

序

尝闻有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有非常之变，乃克建非常之功。非常者，非常人所可能也。若夫从容坐镇，慷慨誓师，忠义奋发，智勇深沉，卒能固金瓯之无缺，免玉石之俱焚者，惟我公能之乎。公以戊戌岁莅任海龙，正值多事之秋。庚子岁，拳匪肇造，公亲击散之。嗣是逃兵溃勇，继以洋人，扰扰攘攘无虚日。公或剿或抚，多方布置，厥功难以枚举，而独以守城一战，为诸功冠。何也，以城为难守之城，而兵又至单之兵也。查海龙一古土城耳，孤悬边地，墙卑壕浅，又经年久颓圯，往来行越，几成坦途。公乃相度形势，作未雨之谋，芟其榛莽，起积土而增筑之，四角垒以短垣，置炮于其上。工毕，人或迂笑之，而公不顾也。及刘单子悉众攻围，卒藉以资捍卫，经一昼夜而无可如何。使非有先见之明，能不束手待毙乎？公之前事预防者如此。斯时也，所收各军，均奉命四出进剿王洛道等，城中仅四、五百人耳。贼队万余来扑，于烽火烛天、炮声震地之时，怯弱者又潜逸大半。公则身先士卒，亲接血战，誓与城共存亡。未去者尽感奋，无不以一当百，联络巡击。又密调援兵于百里之外，兵兼程至，内外合攻，而贼乃大败。使非恩信素孚，能必保其神速乎？公之临敌制胜者，又如此。夫难守之城，兼至单之兵，而竟通全大局，商民又安，故曰为诸功冠也。至若洋人之忌，赴省之留，公去则仍遭涂炭，公来则立见太平，为安兵而筹饷，因开帖以通商，皆守城之余功，难以枚举者也。所以据情入告，大宪褒守土之勋；感德联吟，多士蒙如天之福。公竟不自居其功焉。然而不遇疾风，焉知劲草；不经板荡，谁识忠臣。公以六旬之年华，处万难之时势，独奋鹰扬之志，迭奏虎变之功，孤忠与孤城并垂而不朽。今者追思往事，回首岂能忘情，乃自将海龙戡乱事实，汇集始终，手订一册以志之，亦足见

盘根错节，利器攸别矣。此即所谓非常之事，非常之人，非常之变，非常之功也。竊幸叨覆庇，深荷栽培，沐再造之鸿恩，出于公赐。览连篇之骏烈，不尽神驰。用是不揣固陋，择尤节录，载拜而为序云尔。

光绪辛丑七月下浣，候选知县附贡生、门生王在镐拜撰。

自序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余奉委莅海龙总管之任，值李隆飞乱后，该逆虽已诱擒，余党尚未靖尽。予乃补葺土城，整顿营制，讲求捕务，举行保甲，地面始稍安。二十六年七月，拳匪大起，肆行烧杀，讹传能避枪炮，以故附从日众，势汹汹不可遏。予知其伪，且忧其酿乱也，自持枪往击之，匪百余名登时如鸟兽散。时，西厅门政韩姓者，素以神术称，亦为拳匪所侮，托神言为诗以褒予，有持其说来告者，予笑置之。至八月，京津变起，东三省逃兵溃勇齐奔海龙界，三面窥伺，不下数万。当即传谕乡团堵截，前后杀伤约五、六百人。适吉林统领黄煊远带军五百余名，越境来奔求留。时，因饷糈无出，未允。黄云自见军帅请饷，行至开原界，值省城有变，此队遂流落海龙。予惧其变也，收之。又八月十三日，有由省逃回神武营哨官毕秧子者，带领百余人，均持七密里快枪，携赃四大车，马百余匹，直入关厢，扎东烧锅院内，意颇叵测。予思新收各队，尚未折服，正是投鼠忌器之时，设法在西门外，以点队为名，因以图之。贼更狡猾，辄先开枪，伤我哨官一员、兵六名，幸将贼队击散，战毙数十名，生擒二名，即时正法，毕秧子乘乱脱逃。所获赃物马匹，均行散给降兵，外赏伤兵人各二十两，已死哨官，附入昭忠祠从祀，其神武营后两队闻信潜逃。十月，胡匪刘单子聚四、五千人，自号忠义军，在吉林界黑石头盘踞，有心蚕食海龙，乘吉林柰家冈乡团开仗之隙，窜入界属朝阳镇，予带队迎击，追逐二、三十里，因军火不继，引退。计毙贼百余名，我军阵亡二人，贼向通化逃去。至冬月初十日，有吉林所收之南冈统领杨玉林，混名十四阎王，巨匪也，带领三千余名，分踞属境楼上食民。击之，我兵觉单，收之乏饷，当往善言开导，约令仍回吉林，不犯我界。腊月初五日，刘单子率匪五千余人，自通化折

回时，正令李喀巴、栾鸿钧收王洛道枪械，狼子野心，畔与贼合，同攻朝阳镇。当飭前收之冯佩君迎敌，连战一昼夜，相持未下。刘单子带队强为解合，王洛道遂占镇街。予将冯佩君调至海龙城以西，为备制王洛道之计。刘单子住六八石过年，商民不安，恐误春耕，予乃亲赴六八石，面晓以大义，咸听命。未几，被开原来之洋队击败，王洛道同时亦逃，复折入通化属界。二十七年四月初七日，刘单子之伪统领马育仁、栾鸿均等带领百七十人声称投降，意图骗予，勒索枪械。予识其诈，将计就计，阳为款待，暗伏甲兵。正同坐间，马育仁见事变，回手取自带小洋枪对于予开放，幸登时将二贼擒斩，复枪毙随从十余人，余党鼠窜。同时，城南太平川乡团又获贼统领王之隆、王殿奎等九名，送城正法，稟明大宪，有谋勇兼优之褒。四月十三日，刘党李喀巴乘间突入山城子，绑去车哨官。又令现收之刘宝书击之，大获全胜，阵斩百余人，夺获大炮一尊、车一辆、抬枪二十六杆、快枪四十九杆、洋炮二十一杆、大旗五面、碎首饰半袋、火药一车、子母两袋，即分奖各兵，将车哨官救回。乘胜飭刘宝书赴通化追缉李喀巴，冯佩君赴濛江追剿王洛道。刘宝书中途遇伏，右腿受重伤，不能动；接应队唐敬师复被围，幸刘得胜血战，始得收队回城。而刘单子乘虚率匪，以复仇为名，猛扑龙城，匪势联络至百余里。时，援兵未到，予亟将我兵扮作洋人，冲出城外。贼误以为真也，大惊，退数里，围得缓。乘势檄镇东营常玉顺、高文庆、刘魁林、张奎元等兵帮同守城。四月二十三日辰刻，借兵甫到，贼之前队继至，四面围攻，火光冲天，枪炮声如急雨，贼虽猛，我军益奋，鏖战历四、五时之久。日暮，高文庆自六八石带队七十余人，由西面重围冲进。黎明，冯佩君闻警驰至，仅百七十余，由海龙北山闯进。当开城时，混进贼兵四十余名，当被我军查出正法。时，有李五亦欲为内应，予佯为不知而阴防之，遂令冯佩君、刘义海带队击东，杨恩波、刘得胜、刘魁林、张奎元等击西。至九龙口东西两路分剿，奋勇血战，贼不能支，退至柳河以南。予因兵单不能穷追，下令收军。贼见我兵之撤也，复回攻城，后队继至，重重围裹，水泄不通。一时许，李志云

亦从楼上调到，由东奶子山登山进队，我军见有救兵来援，勇气倍加，开城击贼，内外夹攻，贼又溃败。是役也，前后杀贼千余，内有贼首多名，生擒贼统领张振东一名，即行正法，得获抬枪四百余杆，大旗二十余面，快枪一百余杆。正追剿间，俄员高提督从吉林带队亦至。予思所收各队，皆系被洋兵击散者，现经我收抚，不知洋人容否。单骑前迎毫无把握，而洋人见我军杀贼，尸横遍野，枪堆如山，深服我军之勇，遂议合兵进剿，贼因此得脱。次日，授意常玉顺将内应李五枭首，仍令我军前进，洋人后继。从深山密林之中，受忍饥露宿之苦，道狭泥泞，车马难行，转战一月有余，追至八道江与高丽接壤处，一律肃清。回队至朝阳镇，洋员高提督晤予面，亟称我军冯佩君、邹殿升、刘得胜出力异常，嘱予优保。予据情禀报督宪酌保顶翎，并禀明将出力之兵收为义勇军，然因库款支绌，邀同地方绅商禀设商民公司，开帖发饷，暂顾燃眉，始得照定章编列成营，海龙之商民甫有生气矣。是年十月，城内洋行商人被戕于道，洋员藉端收我军装，将予勒调回省。予乃自出囊资，购买绸缎等物，分赏各队官安抚军心，并函知商民公司，仍旧发饷，以终其事。在省未半年，贼匪乘隙窃发，绑人勒赎，人命抢案，一日三十余起，地方大乱。商民纷纷晋省，禀请大宪，飭予回任。然无枪御贼，回城亦无济也。复蒙列宪向洋员据理直争，允给四百杆，及给，仅二百杆，子母万粒，时事盖若是之难也。当以地方凋敝，禀恳大宪，奏免三成钱粮，兵饷由省发给，以纾民困，皆蒙允行，遂禀辞。于五月初八日起程，途次山城镇，见百姓纷纷窜逃，询以近状，因兵无主将调度，互相观望。洋人亦不出城；通化诸贼王洛疙疸、大牯牛、丁蓝旗、川山甲等，各率百余名到处杀烧；贼首王洛道逼近通化县城；围场内鞠宝堂、祥字、大江东等，时出绑劫，扰害闾阎，言之泪随声下，良可悲也。予即借山城子翼长印信，札派李治云剿南路王洛疙疸等一股；冯佩君剿东南路王洛道一股；派高文庆招降围内大江东、祥字；令李治云招降鞠宝堂。实因军兵不敷分布，势难兼顾围场，不得不招抚贼队，藉以御敌。而张德勇、天德亦带队自投，遂疏通晋省，道途救出被绑丈地委

员双吉。到城后，添派刘宝书、常玉顺、高文庆、张魁元等，助剿王洛道，连接数仗，擒获伊统领小刘单子并其军师周大法师绰号周武王者。擒时犹身穿黄布马褂，头包人血所书之红布，手持画八卦竹扇，其狂鄙可笑如此，解城斩之，始解通化县城之围。拿获裹胁余党七名，即时开释，出示晓谕，散其党羽。各队合力追击王洛道，仅剩七人，穷蹙无归，改装潜逃，欲奔吉林乞降，被团会查出，拿获解送吉省。予恐又售其投降之诈也，即遣差禀报吉林军帅，历诉王洛道焚杀惨毒，罪大恶极，万难令其再逃法网，禀到，遂斩梟示众。李喀巴为其党所杀，王洛疙疸等皆势穷逃散，十四阎王、刘单子，经洋人带归外国，大股悉平。于是，将收抚大江东队，四散安插。张魁元拨为临江县巡捕队，张德勇、天德队分拨与唐敬师为柳河县巡捕队。天德顽梗不化，随即殄除；张德勇难膺首领，亦行裁撤；鞠宝堂亦归唐敬师管带；南界自投之十三乐同样字等，均隶于自带之中营，布置稍有头绪。呜呼！流贼之患，人莫不知以贼攻贼为上策，庸讵知收抚不易，调拨更难乎！今乃幸皆就我范围矣。因思生者立功向善，宜受褒扬；死者为国捐躯，尤当旌恤。爰于城隍庙之西偏，建立昭忠祠一所，祀阵亡诸将士，以慰忠魂。祠成，予手书“毅魄忠魂”字额其上。祭时，各营将士有泣下者，从可知忠勇之感也挚，圣朝之德化也深矣。

此海龙三年来治乱之始终也。回忆予自戊戌到任，今则癸卯矣。年逾六旬，时更六纪，自顾无才恐负重任，而贼氛险恶，瞬息万变，维持愚诚一片，百折不回，卒得以转危为安，不可谓非邀天之幸矣，敢自以为尽职乎哉。乃都人士惊定思痛，归功于予，或诗或论或古风，投赠不暇给，久而成帙，予甚愧之。然守土者之责，不惟捍灾御患，而振兴文教，尤职所当为。海龙地初开辟，邑少弦歌，使由此讲解、切磋不懈而及于古，则文化日昌，兵气益靖，将所谓诱之使至于道者，非欤。爰汇而付诸手民，俾知今日之大局底定，重睹太平，海龙全境出水火而登衽席，商民之福也。虽蒙列宪屡列刻章，褒奖过当，予实无功以堪之，则幸甚矣。

序

庚子变乱后，俄人占距各城，官军无几又乏器械，四外贼寇啸聚多夥，一股卒发，群寇响应，关东之地，完肤维艰。其大者，烟集岗贼目刘永和，绰号单子，旗书忠义军；吉林招抚贼目杨玉麟，绰号十四阎王，旗书镇东军，各数千人。李喀巴、王洛道、二道江、大江东以及栾、马、刘、王诸伪统，皆其余党者也。后皆分枝，各率数千人，设使过江以还，一由土口子向开原，则俄兵全力当保清河，以护铁路。一由浑河沟直指沈阳，则省无守备，安望瓦全。首善沦亡，万贼齐举，其祸患正有难以言喻者。增帅闻海龙之警而深忧，派荣协领、崇参领出城安插难民，恐摇人心。又遣多人侦探百余里，其意盖以是耳。幸而贼未及此，而总管依公又能抚之，使不南下；战之，务令东逃，以致关东无恙，关西不忧，其功岂徒保此海龙一城哉。贼匪之攻朝阳镇也，总管带队协团为护守，屡战屡捷，贼已退去。诂料子药不继，势不得不化战为抚，保全商民。群寇之中，有感总管之恩而实心出力者；有视总管之易而阴持两端者。而总管洞悉其情，恩威并著，则贼匪虽多，而地方未甚蹂躏者，以见总管之筹划有方也。但自辛丑十月至壬寅四月，半载有奇，应酬不暇，军需甚钜。其间，俄人入境，尤费供张，非有总管之精神、才力，安能诸事裕如耶。惟贼匪之中最狡猾者，其二道江、李喀巴乎。二道江犹可利唤，而李喀巴贪得无厌，缚山城子车哨官，夺其军器，刑讯海龙虚实。而刘单子又令栾、马二伪统，来谒总管，意欲拥之西去如额森故事，挟索以饬其贪心，而总管预知，早已阴为之备也。马觉之，取洋枪以击总管，转二轮未应，盖有天焉不可强矣。而唐哨官等极力将二人擒获梟示，从人逃报，贼众围城，此四月二十二日事也。土城不固，人心难坚，城

中之兵不过数百，库中之药亦属无多，而贼烽满地，火光烛天，金劝暂避，以俟缓图。而总管子却群言，心惟死守。次日李治云等由东来援，又次日冯佩君由北来援，二人皆带有百余人，而其竭力杀贼，以一当百，寇始退去，城赖以安然。食不知味，寝不安席，已三昼夜矣。斯时，俄人来援，于五十里外，侦知贼盛而未敢前。及俄帅至，而始至朝阳镇，其时，贼去二日矣。会同往追，而冯佩君等率队在前，俄兵继后，百战百胜，直至贼无踪影而后已。俄人盛称海龙之兵，甲于天下。先前之藐似中邦，今一变而钦佩无极也。俄兵入城，百姓被扰。总管子为排解，因拂俄意，俄员誓令离任，稟调进省。海龙人民从之如市，呈借寇君增帅达情，俄长官洞悉其事，撤去俄兵，总管回任。夫民之呈请者，岂因此日之战功哉，诚以夙昔之政治耳。彼时，兵无主将，贼又窃发，总管至山城用翼长印信，调队往剿，始稍安谧。接任之后，设商农公司，以调钱法；立昭忠祠，以慰忠魂。兵制重修，铺商垫本，水旱阴阳，时时加意，人民、盗贼，在在留心。其有关于民生利弊者，莫不痛加兴除，以冀治臻于上理。今更创修书院，培养人材，海龙之士风，不将冠于通省乎。故入境而闻父老之言，谒城而见文人之什，其颂声有同然也。虽然，犹有可虑者，海龙之人强风悍，盗贼易生、林密山深，匪徒能匿，而总管既保记名，又经卓异，升途在即，雅化难常。继之者，如不得人，五年以后，未知如何。然人不必无疾而呻事，第即随时而论，职总管之可歌可颂者，笔之为序，以期永垂于穷。口碑也，实录耳，岂于阿好而表扬哉。

光绪癸卯仲冬，序于海龙旅次，愚弟辛魁绍元甫识。

宦乡志略

公，名依凌阿，字立峰，汉军正黄旗人也。世居奉天，因先世有功，由委官领催袭云骑尉。光绪二年三月，拣放兴京镶蓝旗防御。十一月又选盛京镶黄旗佐领。六年，因筹办盐厘出力，蒙督抚会同保奏，准以协领在任候升，先换顶戴。十三年，因擒获首要马贼出力，蒙督宪保奏，赏戴花翎。十七年，部议以练兵出力，认真教演，不辞劳怨，以协领尽先即补，与定章不符，改为议叙。又因援剿朝阳县教匪，克复黑城子出力，蒙督宪保奏，奉上谕：“以协领尽先即补，并赏二品顶戴。”十八年三月，拣选水师营协领。二十年，带领盛字马队出师朝鲜国，与贼接仗数次，均获首功。二十一年，统领吉字营右翼马步队，驻扎赛马集前敌。二十二年，调补盛京正黄、正红二旗正三品协领。二十三年，统带奉字后军马步队，七月奉上谕署理兴京副都统。又蒙大宪保荐卓异，奉旨：“准以卓异注册，有应升缺，具题补放，且准其卓异，交军机处记名。”二十四年，调补海龙城总管。二十七年，因剿贼出力，蒙保仍以副都统遇缺尽先请旨简放。三十一年，又奉督宪委檄代理海龙府知府。三十三年，引见卓异，奉朱批：“著准其卓异，仍交军机处记名。”次日召见。宣统二年，引见，俸满，奉朱批：“著仍交军机记名”。九月间，督宪奏署盛京副都统兼守护福、昭两陵大臣，兼署金州副都统印务。复请开总管底缺。督宪奏，奉朱批：“依凌阿著准开去总管底缺，仍以副都统交军机处记名拣放。”此公三十余年间，宦乡之鸿雪也。志之，以备补录云。

并附 公先世墓铭一则

尝闻死难为忠，守贞为义。前人有盛迹，既昭著于生前；后人尽孝思，宜播传于没后。庶功德与云汉而为章偕，名节与山河而并寿敬。惟我先考，幼读诗书，长就行伍。心存讲武，习弓马于无事之烽；意在从戎，视室家非可恋之地。时值咸丰三年，发逆跳梁，提调盛京

得胜兵，跟随大帅瑞将军扫灭贼氛，先除余孽。因见先父冲锋出阵，屡战屡捷，蒙奏赏军功。初膺宠眷，更欲奋勇争先。四年，阜城一阵，战没疆场，赖亲族、同乡，骸骨不致沦埋异域，由不幸中之幸也。彼时不孝十岁，妹止六龄，家无斗筲，亲无强近。孀母抚养，纺织度日，时时教以义方，两番婚嫁，百计营谋，耗尽暮年气血。渥承覃恩，赏给世职，并予罔替。不孝思勤慎趋公，善继养母余年，藉皇恩以请封赠。不意诰命初颁，萱堂弃世，乌私莫报，悲何如也。嗟乎！父兮生我，痛招魂于千七百里之外；母兮鞠我，悼励节于二十四年之中。既有亏于养志，且有慕于扬名。援为勒石，以昭不朽。

依陵阿撰

花翎二品顶戴、记名简放副都统、代理海龙府正堂、海龙城 总管依公功德碑

担天下之安危，则功德存于天下；担一方之安危，则功德存于一方。郡境号称难治，又迭经变乱，依公于光绪二十四年莅治斯土，军政吏治，观听一新，民欢然群以公为异人。迨二十六年，拳匪乱起，公力持正论，地方赖之。嗣此大局崩坏，吉省游勇溃卒，闯入郡境，悼公之威灵不敢肆，以故盗迹蔓延，而郡境犹获安全。越明年春，公慨然有澄清志，计擒贼渠二人。于四月二十四日，余党率数万众来攻，公以数百卒荡平之。自此，千余里无盗患。且是时，俄军势如雷霆，独遇公有加礼约，秋毫无犯，治内安外，公盖以一身任之矣。大难初平，公绥抚流亡，矜全善良，重屯守、信赏罚、劝农桑、厘税务、讲团防以靖萑苻，变钞法以便商民。又力去壅蔽，凡事涉争讼，虽细民接见如平素。属邑有警，臂指军士，垦驰所至，皆能致死力，如是拮据者数年。公尤好奖拔士类，以振兴文教为己任。三十年春，集款创修学堂百余间，检验工料，率身亲之，郡境之文化自公始。是年，日俄有战事于奉省，沿地蠢动。俄军又于此购资粮，公厘定章程，深防骚扰，逆制伏戎，边民得安枕无忧。三十一年春，俄军退据东陲，营垒相望数百里，公立交涉局理其事。睦邻防患，训兵安民，日汲汲无暇时，人以是尤服公有交涉才。自去岁冬月及今，又代

理府事，整顿庶务，无废事、无留狱、无冤民，儒将而兼循吏，即古人犹难之。然则公之功德不可名，而爱戴为无穷。俗器民漓，公能化之；将骄士横，公能驭之。魑魅肇乱，群夷满腹，公不为动；狂夫倡祸，势成累卵，公不少挫。强敌压境，其锋甚锐，赖公坐镇；盗贼满山，时出剽劫，赖公保障。煦育我士庶，镇抚我疆土，莫安我室家，训养我子孙。新息之勇略，定远之威名，龚黄之德化，况钟之神明，而又矢以百折不回之志气，始克造福于此地者也。爰因民情，志其匪略云。

盖彤诰拜撰

记名简放副都统，花翎海龙城总管、代理海龙府正堂依公功德碑

盖闻求将材者，莫难于荒服；覘吏治者，莫难于边陲。此班超所以名扬于西域，龚遂所以见称于渤海也。况乃荒地新辟仅三十余年，贼匪窜扰，常数万众如海龙之界者乎。然而有一人焉，有将材复有吏治。见于将材者，能守、能战、能和；见于吏治者，有识、有节、有才。彼何人斯，此我总管依公也。爰集其事以纪之。公名凌阿，字立峰，汉军正黄旗人，世居奉天。因先世有功，袭云骑尉。善书法，重士林，于军务尤能洞悉。光绪戊戌年，递迁升任海龙城总管。甫莅任，即兴利除弊，整顿庶务。民敬而信之，吏畏而爱之。及庚子拳匪肇乱，祸势蔓延，溃勇接踵，人心摇动。说者谓宜缮甲兵，备卒伍。而公则坐以镇之，静以待之。常曰：“人无信焉，妖不自作。吾行吾素，何待兵戎。”卒使闻阖安堵，邪慝悉消。此公之将才见于守，且因守以见乎识焉。乃贼势复又猖獗，马贼刘弹子率数万人，直逼府城。斯时也，言乎远则和议初成，大局未定；言乎近则三边胆碎，阖郡心惊。柳水一湾，半似流民之泪；郊原四面，几成巨寇之营。或者谓告急省城，再图战取；或又谓遣员招抚，无害生民。而公则曰：“城之存，非我之功；民之幸，国之福也。否则，吾与城俱亡。”遂纠乌合之众，策疲敝之兵，收合余烬，背城一战。夫以智胜智，田单所以守即墨；惟战止战，莱公所以败契丹，公则有焉。而况尺雾遮天，何可长

也；片云蔽日，其能久乎。故公一登城，而贼势土崩瓦解；公一振旅，而輿情冻涣冰消。论者国之福也，实则公之功也。此公之将材见于战，且因战以见乎节焉。乙巳春，日俄衅起，而俄军入境，不犯丝毫；纂勇来城，不闻掠取者，皆公以循吏交涉之才，运将材和夷之道。今者，追溯往事，海龙一困于拳匪，再困于马贼，三困于俄兵，独公具卓识而能守，临大节而能战，展雄才而能和，良将而兼循吏，即东汉之班超、西汉之龚遂复生于世，亦必谦逊弗遑焉。夫日月丽天，而辰星晚霞之明不显；江河载地，而潢污行潦之流不长。设公司以纾商困，练游击以固藩卫，编保甲以清盗源，办巡警以安乡里，案无积牍，事必躬亲，整顿税务，驾驭将吏，犹其浅焉、小焉者也。公尝建文庙、立学堂，题其楹联云：“择地建学堂，兴起文风培国脉；求贤隆基础，教成武备佐朝纲。”不第以兴学为己任，其自负也可知。倘公早登显秩，位列枢机，定必运筹帷幄，军民共隶帡幪；慎重邦交，中外共敦友睦。今者联任九年，平乱数次，得保奖记名副都统，乙巳冬，兼理知府事。虽征上游器重，而宏猷终未克展也。然观甘棠之蔽芾，葱郁参天；看竹马之儿童，年龄已冠。此日绅商感戴，建襄阳德政之碑；他年里巷传闻，备史馆轶轩之录。

铭曰：

未辟海龙，即生我公。海龙既辟，盗贼成风，天子曰俞，命之于东，我公来此，星未一终，内忧外患，迭出不穷，迄今平定，民和年丰，嗟我妇子，伊谁之功。

常郁栋拜撰

记名简放副都统、花翎海龙城总管、代理海龙府正堂依公功德碑

尝观平寇成功，淮西纪晋公之迹；化民以德，襄阳建羊叔之碑。凡以功德之济人者多，故颂声之垂世者远，况乃纬武并以经文，儒将而兼循吏，削平大难，生聚斯民，奠四境于义安，作三边之保障，如我都护立峰依公之坐镇海龙者欤！公正黄旗汉军人也。胸罗将军武库，技擅穿杨；笔传逸少家风，书精横草。干城望重，云骑尉世

绍前徽；专阃勋高，都统衔久膺卓荐。时值昔岁戊戌，吾郡贼势猖狂，朝廷特命我公建施斯土，公乃统鹅军于外路，克期摧隐廓清；瞻马首而东征，指日执俘献馘。盗于是靖，民得以安，斯公至任之抚我群生，其建功已加人一等。况乎庚子岁，拳匪肇乱，两宫之圣驾巡西；邻国失和，前敌之元戎败北。狂澜既倒，大局已危，公则独持正气而妖术不能摇聿，振武威而溃兵不为患纵。邻封顿疏防堵，致巨寇进逼府城，而公则以弱敌强，坚守空虚之郡；出奇制胜，权藉招抚之兵。登陴一呼，奋起者数百卒；背城一战，杀退者万余人。遂定沿边，保全各属。因尔戎夷掣肘，会施反间之谋；其如父老攀辕，终请归还其任。以故长城共倚，令德勤宣。铸戟而讲农功，经理周原疆亩；橐弓而修文事，创兴孔氏庙廷。举凡奖拔人才，疏通元法，简练师旅，严飭边防，有益于民，有利于国，盖莫不经营恐后，擘画周详者矣。迨乙巳春，俄军假道，搅扰多端，公立约章，交涉悉当。继又代摄府篆管旗民，狱无冤囚，黎庶皆如赤子；案无积牍，编氓共睹青天。居然颂祷同声，已既遐迩壹体；而尤广招英俊，新学创格致之科；予绝乱萌，要衢设巡警之局。去邪慝，举贤才，精士为之驰驱，荐绅殷然翼赞。综理庶务，风化一开。此其本将材以靖难，娴吏治以宣猷，文德武功，兼长并美所由，海龙人民托其福，而不止海龙人民托其福也，至今十载勤劳，远定岩疆，静谧九重，宠渥叠膺，懋赏酬庸。身等久隶帡幪，同深爱戴，瞻韩获愿借寇无由，录伟烈而赞宏猷。愧无昌黎史笔，集公评而掄德政；特仿岘顶石铭，爰赋短歌以作公颂。

其词曰：

赫赫我公，报国精忠，整军经旅，奉命来东，荡平祸患，造福海龙。矫矫我公，力能救时，将危大厦，一木独支，安上全下，孰能若斯。卓异我公，才智不群，澄清海宇，乃武乃文，名将良吏，传实难分。猗欤我公，当世之英，事光史册，天下尊荣，愿如令公，富贵长生。

奎斌拜撰

战时公牒

敬稟者，窃查忠义军总统刘永和，于去腊十八日入境，分驻六八旦等处，当已稟明在案。惟查忠义军虽有四十营名目，未必尽能足额，半系通化土著良民，畏其滋扰，因而归附以为保守自家之计，海龙无业游民，亦兼有之。其由吉林烟集岗原带之人及后收零星小股，不过五六千人。若能在东边各州、县分布安置，帮同团练弹压地面，即由各团供给口粮，专事缉捕。果能如此分布，力既单薄，势亦孤立，且洋人亦可免生疑忌。容俟大局稍定，再行陆续裁减，消此巨患。否则，诚恐久聚不散，民不能耕，商不能贩，虽不致公然抢掠，而坐食一空，民何以堪。两翼课赋，自开征至今，封纳寥寥，各队练饷，无款发放。地方一切事宜，诸多棘手，实有岌岌可危之势。刻下，刘永和仍驻六八旦等处，职于正月十八日，亲诣六八旦，与刘永和等晤面，晓以利害，激以大义，揆其情意，投降之举实出至诚，自必易于安抚。虽有四十营之多，似亦不难裁减。惟有仰恳宪恩，迅赐招抚，或派员前来，设法安置，以苏商民之困，洵邀恩便。职理应晋省趋谒崇轅，面陈地方一切情形，恭聆训诲，以便有所遵循。无如地方紧要，未敢擅离，是以不揣冒昧，谨将忠义军大概情形，理合据实稟陈。

敬稟者，窃以俄兵入境情形，曾经稟明在案。惟查俄兵三面纷来，与土匪接仗数次，均获大胜。该匪等率皆分窜山林，千百为群。兹据右翼翼长宝春稟报：俄兵现在山城屯驻，约五、六千兵，不时派队四出搜捕，将来向何路进剿，未知底细。伏查吉林收抚之杨玉麟、刘永和两股，均在海龙、通化两界，虽经击败，究未大散，约有万人，不过暂遁围场、龙岗一带，到处焚掠，揆核情形，似难净尽。第恐俄

兵撤后，复出为患尤甚于前，民不能耕，实地方深虑者也。理合将洋队进剿大概情形，先行稟闻。

敬稟者，窃取前因刘党李桂春即李喀巴等，窜入山城镇街，抢掠洋人寄存车辆，并将队官绑勒，枪毙队勇，业将猖獗情形，稟明宪鉴。旋闻该匪党等，正拟由山城镇进拔攻城，适有洋人即到之信，遂于中途折回通化界四道沟，与王和达即王洛道者合伙。王洛道前系刘党，后思独树一帜，今年正月间，在朝阳镇百般搜索，惨毒备至，商民财物，为之一空。近闻彼此联络，意图勾结刘永和再据海龙城镇，以期死灰复燃。前次俄队，系官请来，如果进城，微特官民受害，且有毁铁路攻沈阳之谣。四道沟距卑城仅止百里，而迁延不进者，恐洋队西来堵击耳。一被探实，则朝发可以夕至。取城马步队，统计四百余人，以之御贼，何异以卵击石，且益激其怒，荼毒愈甚。论目前情形，急宜练兵以卫民，齐团以助兵。无如自上年以来，百姓流离，征收不及三分之一。商贾星散，捐款毫无。练兵既乏饷糈，且无军火，团练则全仗本地居民。今民不聊生，何暇顾此。坐困情形，谅已早蒙鉴及。且匪党人既众多，路又熟悉，洋队到则窜避，去则复出。惟有仰恳宪恩，迅赐照会俄官，赶紧拨队前来，剿捕击散后，再于三镇留队数百人，以资镇摄。抑或派拨华兵，速来剿洗，庶几匪党自知难以久抗，可期逐渐解散。当此情急势迫，不得不沥情上恳。所有匪党勾结大股，窥伺城镇。请速设法剿捕。缘由理合驰稟。

敬稟者，窃照职等因城内紧要，当经设法分布，旋有吉林镇东军营官常玉顺、刘宝书等，被洋兵冲散后，收残队前来归附。职等知该营官等，上年在境，严于约束，且均勇敢，正可借以为助。当令与冯佩君联络一气，扼要分扎。一俟地方略为平静，再行稟求恩施。一面派人往向李喀巴处说，令将哨官长放回，准予稟请招抚，无如该匪要挟多端，猖獗已极。突于本月初七日，复有该匪同党栾洪均、马育仁带领马队百余人进城，声称来为李喀巴说合。职等深知贼心诡